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 
第七十五回 慕嚴慈月君巡汴郡 謁庭闈司韜哭冥府

且說公孫大娘在揚州時，將胡玉小姐交民滿釋奴，先送至濟南帝師闕下。月君見其誠心向道，親自指授玄功。今鮑、曼二師又領回連珠娘，也是守貞處子，均有根器。且喜得了兩個有成弟子，也與教育天下英才無異。不幾日，呂軍師疏到，請南幸中州。月君謁鮑、曼二師道：「先父母為開封府神，此去應得一會面否？」曼師笑道：「會會，還要會老梅婢哩。」鮑師道：「速去速去，遲不得的。」月君即將胡貞姑與宮珠娘托與二師，並素英、寒簧一處修煉，止帶兩劍仙，及范飛娘、老梅婢同行，女金剛、滿釋奴為侍從，武將即用軍師差來迎接的董肅、董翱，領兵前導，阿蠻兒與瞿離兒為後衛，文臣亦止仝然、司韜、黃貴池、周轅、曾公望、胡傳福六人隨駕，餘皆留闈辦事。於建文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啟行。耆舊諸臣，趙天仄、梁田玉等，將向來預備建文帝的鑾駕，送請帝師乘用。月君卻之不得，遂坐著一十六人肩的楠木龍輿，蓋著五鳳九沿典柄的黃綾傘，真好威儀也。但見：旌旄前導，無異虎旅三千；劍戟後隨，不啻羽林八百。飄飄兮一十六名女真人，盡著霓裳，疑是蟾官謫下；雍雍乎二十四名女羽士，群披鶴氅，猜從瑤島飛來。殺氣參差，女將二人魚貫；神光超躍，劍仙兩位鵷行。更有一個女金剛，無端怒目；老梅婢，故意低眉。人共看廣寒他子不生嗔，那知道金闈帝師能殺伐。

月君鑾駕出城，百官送至郊外自回。一路百姓若老若幼，若男若女，都來頂禮。也有呼為活菩薩的，也有呼為大慈悲佛母的，也有稱為帝師萬歲的，真個喜氣溢玄穹，歡聲動原子地，為千古以來未有之奇事。每晚只是安營野宿，不入城市，不住公館。

迄邇到了河南，駐蹕界上。女金剛、滿釋奴各安小帳房於月君大營之前。時方初更，二女將還在帳外閒坐，忽頭頂上有人呼道：「我欲朝謁帝師，煩為啟奏。」二將跳起來，抬頭一看，卻是雷一震。女金剛喝道：「妝已死在江中，如何到此作祟？」

取過鐵鍬，舞得如風車一般，大喝：「你來你來，你的陰魂，試試我的鐵鍬來。」滿釋奴向著空中連打三彈，彈子在他身體中穿過，動也不動。雷一震道：「我帝師的臣子，二將軍因何阻當起來？」二女將齊喝道：「我勻是個人，只與人傳奏，不是個鬼，怎與你鬼傳奏呢？」月君正跌坐營中，聽得外面喧嚷，令轟隱娘出視，回說是雷一震要見駕，二女將因他是鬼，不許進營，兩邊爭論。月君諭准令進見。爭娘便出營門宣旨，二女將方丟了軍器，聽其進謁。一震按下雲頭，俯躬入營，照生時許禮畢，奏道：「臣心粗膽大，致中賊計，死於長江。蒙龍神推到帝師部曲，拔臣巡河使者，今奉命來視黃河。聞知鑾輿巡幸，所以冒昧前來瞻仰聖容，表臣生饋微衷。」帝師諭道：「汝既為神，具見忠直之報。騰聞江中之不無情，所賴神明公道，倘有無辜陷溺，爾能暗中援救，即聖賢已溺之心，上帝必然眷佑。騰到中州，尚有爵典封贈。」一震叩謝而出，從冥冥風霧中去了。

次日午刻，諸遙望著帝師跪拜。風有兩個弱冠書生，各執一折箋紙，跪到女金剛身邊說道：「我們是獻帝師討賊表文的，奶求達上。」女金剛見二少年生得韶秀，眉目如畫，有似弟兄，便戲言道：「你兩個認我做老子，才與你傳奏。」少年道：「你是個女身，怎麼要人認你父親？」女金剛自謂頭陀裝扮，兩腳又大，恁是仙也辨不出男女，所以去要他，不期竟像個平素曉得，一猜就中，遂道：「好胡說，我那一椿兒是女身？」少年道：「若不是女身，怎得隨從帝師？」滿釋奴接口道：「不要哄我。他們前呼後擁，離著鑾駕甚遠。你們二位是左右親近的怎不是女身呢？」女金剛道：「好伶俐小廝。」便將他手中折紙遞上帝師。月君道看時，一幅是表，注名王作霖。一幅是檄文，注名劉黎。即命如至近前，問是誰家之子。劉黎道：「先父是刑部郎中劉端。」王作霖道：「先父是大理寺丞王高。」月君道：「二先公是要謀復建文皇帝，同時殉難的，可謂哲人有後。」

二子又奏：「臣等一向逃在木蘭店，要到濟南，恐為界上盤獲，遲至今日。得謁聖容，真遂素志。」月君令送至文臣班內，俟到京擢補官秩。

時鐵闈府已前來迎駕，啟奏帝師道：「前者微臣初下開封，與邊師呂律，虔備太牢少牢，簋豆簠簋，祭謁太上帝師。今者禮儀，臣實未諳，還求聖裁賜示。」帝師諭道：「禮，與其奢也寧儉，所在於寸誠，其牧禮不過如此。」鐵闈府奏畢先回。不數里，早迎見呂軍師，遂同駐蹕於曠野。直俟帝師安不行宮，軍師方趨謁請安，帝師亦加慰勞。忽報河南暴將軍求謁聖駕，軍師為之引導行禮。月君見暴如雷形容武，聲音宏亮，是員大將之品，乃諭道：「天生爾好武，為先公延此血肪。若是文物書生，怎得返從邊塞，轉展而入中原，克成勳助耶？河南地接晉疆，第一要區，非汝不能守，物授為大將軍之職。如有機密，預奏裁奪。速回任罷。」如雷謝恩自去。軍師亦即告退，與鐵鼎逕回開封候駕。

月君到了境上，鄉城士庶，都執香花燈燭，兩行排列有五十餘里，伏地叩接。遠近街道，無不結彩奏樂。婦女兒童都在門首禮拜。月君見百姓慶心愛戴，即在輿中降旨，全免本部各屬秋稅，慰令光庶各散。鐵鼎等請駕入行宮。月君即下令：「明日犯刻，巷謁太上。」

當晚諸臣皆齋明虔肅。有僉憲御史司韜假寐而待旦。至半夜，神思朦朧，見一舊日老僕稟道：「太老爺有請。」司韜愕然，即隨老僕前行。至一衙門，崇高弘敞，看顏額時，卻是府城隍廟。司韜問老僕：「你因何在太上帝師這裡？」僕亦不應，一逕導入角門，過了穿堂，直至內署，見父親與要端坐在上，兩邊站著兄弟姊妹。司韜不禁酸心痛哭，跪在膝下道：「兒久不得見父母之面，孤影兢兢，每不欲生。今願常侍晨昏，死生一處。」司公諱中亦揮涕道：「我兒猶記為父的逼你出亡乎？幸義士代淳風保全汝軀，至於今日。我適已托夢報其情矣。若太上帝師，三日以前已遷平陽府城隍。上帝命我代其職。帝師臨晨來祀，迴避不能，迎接不敢，汝須亟為奏明，毋貽我罪。夜漏將盡，汝其速行。」司韜復大哭，失聲而醒，連呼「怪事」。

忽報仝司空到。司韜將夢備說一遍，仝然道：「我亦夢見先尊公，示我未來，當應在十年之後。俟臨期告聞，今不敢預匯。」便同詣呂軍師處，商量入奏。軍師道：「此時不敢請見，宜速用密折奏聞。」司韜即刻寫成，同至行殿。二女將軍方起，軍師親自致之，釋鄧行達進。月君覽了大駭，顧謂兩劍仙道：「豈上這不許我再見父母耶？何以兩次遷調適當其會？」隱娘對曰：「人於五倫之間，生則合，死則分，此定數也。若既死矣，而可複合如在生之日，是拗數也，上帝亦有未能，豈不許耶？如蓮連救母，游盡地獄，不得一見，如來願以錫杖授之。在佛之慈悲，乃是矜恤孝子之心。究之以錫杖震破阿鼻地獄，又不知其母安往。今太上現為劉，帝師又非救母，只不過欲申哀慕之情，冀得死生一面是私意也。以昔日而論，則為父女，若以今日而論，則屬君臣，豈可以私而害公耶？」帝師曰：「我以神謁，與蓮連佛之親身而往者大異有何妨害？」婚娘對曰：「帝師元神一行，比親身更甚。如天子有百神呵護，原在冥漠之中。今友神而見神，其後先擁衛者，不啻現在諸臣將士，勢必至於驚動兩省之神明，上帝能不聞知？恐貽咎於太上矣。」

月君曰：「是耶。三日以前，我父母猶在此土，由今思之，鮑師速去不可遲一語，是已知未來事。」又問隱娘：「鐵鼎、司韜，皆得夢中一風父母，我今索之於夢寐何如？」隱娘曰：「凡人之夢，乃是遊魂，故其所遇，只在依稀彷彿之間。若仙真則仍是無恥神出舍。」公孫大娘接著道：「從來至人無夢。恐帝師雖欲求夢，亦不可得也。」老梅婢適然走到，即應聲曰：「至人無夢，我不至之人，倒有個夢。老相公與太太向我說，我女兒不能勾會面，汝是義女，一生志誠。要來接我去，當作骨肉相依。」

我想神仙沒我分，不如原去侍奉兩個老人家，已經許了哩。」

月君恍然道：「曼師這言亦驗矣，說老婢都要會的。我今還索之於夢中為是。」遂下敕旨，令司韜前去致祭。月君是從不睡覺的，只為一心要見父母，將通天毛的靈慧，返落在意想中去當夜就晏然而初。見有兩個女婢前來稟道：「帝師有請。」此去也，非渡銀河，不歸月殿。卻向何方？請看書人一猜。